# 文藝叢考初編

丙寅八月

詠國桓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# 文藝叢考序

吾華文藝胚胎最早。皇古以迄今茲。代有作者。煙海之浩。亦弗論其盛事。有清乾隆之季。詔館臣成四庫全書。同時復成總目提要二種。駿峽鴻編。綱舉條貫。萃四千年文藝之淵藪。實開研究國學之門徑。夫以一帝王勢力無數學者心血。曆幾多日時。成其所制。始餉于天下後世。若謀諸一人魄力。以求異曲同工之鉅制。不亦戛戛乎甚難。繄吾師犀然先生。于經子訓詁之作外。著文藝叢考兩編。都百卷。其于論詩論文。精微深湛。包括靡

遺。已爲世所贊歎。知先生者。當發刊伊始。既有所論列其書。無庸阿諛。昔劉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。沈休文謂其深得文理。今吾師于四庫全書。博而約之。于文心雕龍。約而博之。上下千古。月旦持衡。殆其涵養者深歟。襄在文學專門學校。親炙教益。吾師天趣盎然。一代高士。詞藻文華。有手揮目送之妙。一言一行。人矜式之。然則斯編公世。嘉惠後學。將弗待蓍龜之筮矣。謹貢小言。用志服膺。而藐躬亦不敢不勉云。

丙寅小陽下浣受業南海姚光正書于侗龕

# 文藝叢考初編（卷二）

瀋陽陶明濬犀然著

## △詩說雜記九

嚴氏又曰。押韵不必有出處。用事不必拘來歷。二語。對於學有根柢者言。固無所不可。若使初學之人。誤於此二語。則流弊有不可勝言者。押韵。用事。乃詩中之要旨。此而不用情。更安所用其情哉。出處來歷。最宜注意。如取人者。門第閥閱之見。固屬紕繆。然清濁之流。究不能不判。若早牧臺輿。屠估負販。與鄉士大夫。名流君子。分庭抗禮。合堂同席而坐。終有所不類也。古書之中。有正有僞。有純有駁。必須讀書講貫。隨在留意。則一旦臨文。有所別擇。故用典如請客然。類聚羣分。相從不素。然後聲應氣求。無貌合神離之態。今所用之典。所用之事。若毫無出處。或不明來歷。則巧排生造。杜撰胃充。何所不可。是人人皆可謂有學。

人人皆可謂能詩矣。有事理乎。且押韻一端。尤屬重要。所以咀徵而而含商。回宮而轉角。不如是。則萬不成爲詩。及漫無出處。則必失之太易。山歌野曲。將與雅頌爭席矣。更屬無俚之甚者也。

故詩之有需於才學識。正因出處來歷二端而然。有才則能强記。一覽不忘。舉凡山川。道里。險易。方隅。物產。兵戎。方技。文藝。儒術。佛老。一一涉其藩而極其流。遇某種相近之題。則隨意探取。如數家珍矣。有學。則審於墳籍。無所不窺。一有製述。則用新事。爲人之所罕見。百思所不到者。非學而能如是乎。有識則精於別擇。知所去取。剪榛楛之蒙茸。握明珠之的礫。此非識固不能辯矣。

備此三者。則不用典則已。用則必有出處。不使事則已。使則必有來歷。安得如嚴氏之汗漫乎。且此風一開。人人競自稱博雅。對於書卷。不必反覆研尋。一知半解。能事已畢。牽强錯悞。不以爲病。則魯魚陶陰之謬。日用而日多。雖覓弄麈之誤。翻以爲自喜。即混援乎是非。又何論乎工拙。工部之詩。不惟律細。而典使事。來歷分明。出處軒豁。粗才輕心。正可以此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爲法。萬不可誤於嚴氏之言。而貽終身之悔也。

又曰。下字貴響。造語貴圓。詩之爲體。著墨不多。寓意至遠。故字字生動。語語精彩。方爲合作。彼夫人文之宗師。國風之哲匠。有所不爲則已。爲之則必出色當行。出於倫類。波瀾老成。毫髮無憾也。問其操何術而至此。外響與圓二字而已。以音韵言之。必求其響。以色澤言之。必求其圓。此一定之理也。響對於啞而言。圓對澀而言。何謂啞。專求對偶之典麗。篇幅之停勻。而中無氣息。奄然欲仆。無哀怨清激之聲。無慷慨悲歌之意。無悱惻纏綿之情。無芬芳秀逸之致。如是則字句雅穩切。而聲響必喑啞。所謂寡婦讀之不爲泣。介士讀之不爲奮。字字堆叠。不殊土石。行行排比。何異苴塊。扣之無音。按之無節。則與僧人之偈術士之呪無異。轉不如邪許之歌。斥苦之唱。擊壤之詞。猶風雅焉。今人不達此意。動曰學選体。失古人之精英。得前脩之糟粕。歌而非歌。哭而非哭。有詞無聲。是必宛舌鉗口而讀之。不亦可笑之至乎。

治之之法。厥惟響字。譬之於樂。金石何以先於革木。爲其餘響較多也。古人詩之佳者。筆

力則九鼎可扛。字價則千金是直。偕韶濩之正音。駭雷霆之變節。鏗鏗鏘鏘璆璆炳炳。字必分乎重輕。句必協乎長短。浮聲切響。清濁間和。商流而徵泛。羽振而宮潛。觸手皆爲笙簧。審音則如鐃磬。若是乃可謂天下之正聲。引吭高歌。酣顏擊節。既可以娛心。又足以感人矣。

至若圓之一字。更爲難能。有才氣之詩人。觸手成章。咳唾落筆。未嘗無瑰瑋之辭。萬永之句。可以干祿營龍。趨時好。而取世資也。至於荐諸郊廟。播之絃管。琬琰是刻。鐘鼎是勒。則必有所不類矣。眞正學人。無論詩文。章句既能完善。辭意尤能卓絕。無格格不吐之病。無空腔滑調之弊。夫然則雄奧以爲意。雅健以爲姿。既擅鴻筆。復攬牲柄。謂非藝之宿將。儒林之宗工得乎。此圓字功效也。

郊寒島瘦之譏。爲二人詩句。過於僻澀也。李杜所以有詩仙詩聖之稱者。爲其詩句之圓滿也。取法者必取上。取徑者勿取狹。故善語而不能圓。則雖出書亦爲風漢。雖聚書亦爲鬼名。人可不自知所擇乎。故以天道言之。春煦勝乎秋殺。以人事言之。富貴勝於困窮。以情言之。哀不如樂。以味言之。苦不如甘。以物言之。木石不如金玉。以食言之。藜藿不如雞豚。以衣言之。

布帛不如錦繡。此數語雖太膚淺粗鄙。然人之情也。固不能去此而取彼也。詩之一道。雖云喧寂各有不同。華實所用大異。而昌風始能噓植。豐水乃可潤物。源遠者流自長。氣勝者。物乃浮。聽雲瑯之響。饗天厨之珍。又何必匏喧瓦奏。自以爲知音。攻苦食淡。自以爲知味乎。

信能行此二者。則拓宇於詞林。借才於漢唐。樹建安之骨。宏大雅之事。雲張海擘。騰躍乎百家。博奧深沉。無施而不可。出蓬萊而飧沆瀣。以丹鉛而代萱蘇。豈非詩人之樂乎。

又曰。詞氣可頡頏。不可軽戾。蓋頡頏之於乖戾。相去在幾微之間。不容不辯。豪傑之士。以文人習氣。日以頹靡。故駢儷聯。四屬六比。調朱施鉛。抽黃對白。相便以八音。相宣以五彩。豐麗而酣濃。炫煌而妍媚。巧哢乎寒暄。爭穠而競豔。相沿既久。使人氣息薾索。志意廢弛。自問既不克振。又何能以感人。於是立意矯之。李杜韓蘇。由此其選也。立意必求其殊特。遣詞必主乎瑰瑋。巨刃摩天。金鳷擘海。雷碾乾坤。震撼山岳。所謂頡頏作氣勢者。是其所長也。

及乎末流所至。似亦不能無弊。循此體而不加裁酌。則用筆必至率易。氣必至粗豪。整嚴工

級之處。於是乎全壞。夫安可以爲詩。其爲弊。正與六朝相等。彼則一味研媚。猶不失靜女之態度。此則大言不慚。更何殊狂士之行爲。久而不變。必至言語乖舛。神經錯謬。有意求奇。而卒不能奇。不作人間之語。又烏能人人心意。矯枉過正。其爲弊。固有不可勝言者。

總之奇正迭用。貴乎時有變換。則不涉於平板。相題而爲之。因勢而導之。當如何便如何。不必師成心。不必拘一體。剛柔緩急。卷舒自如。所謂無如而不自得矣。

又曰。語貴灑脫。不可拖泥帶。夫詩之性質。最爲純潔。傾羣言之瀝液。漱六藝之芳潤。援筆投篇。神氣爲之高爽。若乃遣言。無倫。造語凌亂。脉絡斷缺。綱維全失。則必貧辭無力。振采失鮮。寄辭音痒。靡言弗華。良質則累而爲瑕。又焉能除煩而去亂乎。太白東坡之詩。所以獨高千古者。無他焉。瀟洒無塵。耿介絕俗。溫蠖無從攖。而世網無從犯也。

今之俗人。動則學太白東坡。不能得其神髓。而徒摹其形似。學之愈效。離之愈遠。何益之有乎。彼夫性根情竅。去天者幾塵。幻質沈海。隔雲者萬里。睡蛇蝕其衷。而夢蝶亂其慮。富貴賤其志。而利勢挺其懷。此正所謂泥帶水之人也。以此等人。作此等詩。雖貌爲高雅。欲以欺

人。稱引巢許。羨慕務光。日日言抽身。而固位之謀愈急。日日言引去。而抗塵走俗之爲。未嘗稍息。夫修詞者。必以其誠。作詩者何可公然欺人。無而爲有。虛而爲盈。亦難乎其爲詩矣。

詩之工拙。關於人之性情。如鑪之抑埴。或正或邪。絲毫不容假借。嚴分宜自言晚年詩體最壞。識者謂其爲人既壞。則詩體亦焉得而不壞。今人私慾過甚。淺衷弱植。而作詩動則曰雅淡。曰高潔。是猶望梅而生津。食芥而墮淚。內想外緣。皆爲攻身之具。安得而不拖泥帶水乎。夫處其中者。處朝市而不以爲喧。欲其中者。在巖谷而不以爲幽。存乎其內。不存乎其外。在乎指趣。不徒在乎言語也。持其藻飾之才。而忘冥濛之機。烏往而不敗。詩文特道之一端。猶不能以假亂眞。而況其他乎。高雅之士則不然。處心有道。行已有時。不羣羣以狥俗。不稜稜以譎觚。中心開朗。如水鏡之明。如烟霄之爽。胸襟瀟洒。出語飄逸。此所謂有諸內。必形諸外也。

又曰學詩先除五俗。一曰俗体。二曰俗意。三曰俗句。四曰俗字。五曰俗韵。按詩忌俗。前已屢言。意有未足。再申言之。俗体者何。當世所盛行。如應酬諸詩。毫無意味。腴詞靡靡。若試帖等類。今亦不成問題矣。俗意者何。善頌善禱。能諛能謔。毫無超逸之志是也。俗句者

何。沿襲剽窃。生吞活剝。似是而非。腐氣滿紙者是也。何謂俗字。風雲月露。連類而及。毫無新意者是也。何謂俗韵。過於奇險。困而貪多。過於率易。雖二韵亦不俗者是也。

又曰。語忌直。意忌淺。脉忌露。味忌短。音韵忌散緩。亦忌促迫。嚴氏所指數忌。皆閱歷有得之言。不可以近而忽之也。語何以忌直。緣詩主文諫譎。寓意微遠。所稱甚小。所指極大。若直情逕行。粗厲猛起。如擊缶之無曲折。如吹劍之無回音。言拙而無巧喻。理樸而辭亦然。襲故而彌舊。沿濁而更渾。安貴乎有詩哉。即使勉强成章。而精英既竭。寧棄可去。其誰能聽之。其能諷詠之乎。

意何以忌淺。將欲登名文章之錄。而希不朽之業者。豈易事哉。必須刻精竭思。鞠明究曉。疲敝乎歲月。耗費乎簡札。乃能高視萬物之表。落落而空於人羣也。若率爾操觚。不加揉鍊。任心任意。偶然而爲。則家修人勵。作者太多。安能入人意中。而出人頭地乎。矯之之法。惟有苦用深思。不稍輕易。故人所易言。我難言之。人所煩言。我寡言之。人所同知。我則遊之。人所同取。我則棄之。所謂知一重非。則進一重境也。夫豈易言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脉何以忌露。如人血氣之固。筋骸之束。在皮膚之中。息息相通。其外仍曼肌豐盈。靨顏膩理。此乃可謂完全之人。若脉絡筋骨。表襮於外。則其人非負重傷。即受天刑。豈不令人欲嘔乎。詩亦如此。氣脉之來。綿綿如繩。前後相連。首尾互應。雖千言萬韵。依然生氣勃勃。躍躍如動。乃爲能品。潛氣內轉。神理不一露。綺靡温潤。如仙露明珠之可愛矣。

味何以忌短。東坡云。我有至味非煎烹。是中之樂吁難名。此味詩中亦有之。淵水渾厚。非雞豚味薄者可比。或得之於回。如橄欖然。或得之於老。如甘蔗然。咀嚼不盡。舌本惟芳。此其所以爲貴也。人或譏漁洋之詩。有神韵。而無神味。此其故可思矣。音韵何以忌散緩。如人之發聲壯健無疾者。恒遒勁。懨綿多疾者。恆散緩。以詩取譬於人。故不可不戒也。

## △詩說雜記十

嚴羽曰。盛唐人。有似蠢而非蠢處。有似拙而非拙處。此種疑似之辯。非深於此道者。決不能區分。夫粗拙本爲世人之所甚惡。有一於此。則必曲爲之諱。不知詩之此類。有甚於粗。甚

於拙者。粗之反面曰精。拙之反面曰工。必體認准切。不稍誤謬。然後始可與言詩。否則以纖微爲精。以佻巧爲工。則未有不走入迷途者也。世有儇子淺子。附庸風雅。而毫無根蒂。既非離衆絕致之才。又無茗發韻鑒之學。而酷慕才騁氣雄者之爲。則未有不墮落此途者也。猶之溺者汨於其浪。涉者泫於其波。撓筋折骨。終身不寧。嘔心鏤神。辜無樂趣。此而謂之工。則拙者屬誰。此而謂之精。則粗者安在。眞所謂不知本也。

若夫善爲詩者。則必不出此。以粗爲精。以拙爲工。不必斤然於表面。而底裏自然超妙也。夫車馬所以代勞。而騏驥之利在速。欵段之利在安。屋宇以庇風雨。而丹臒之美之在莊嚴。蓬茅之美在閒雅。衣服以蔽形體。而綺紈之長在華目。韋布之長在適身。食粒以却饑餓。而粱肉之味宜偶然。蕺韭之味則醇永。等而論之。則各有所用。正不得揚此而抑彼也。

明乎此則詩亦何獨不然。遇刻劃之題。則利在於工巧。利在於精細若作平淡之韵。拙則近於古樸。粗則合於自然。彼至人之行。操竿投綫。泛然如寄。時正時行。無所不可。所謂一杯濁酒。陶然自得。一局殘棋。隨在可收。一枕鼾睡。身內自有乾坤。一篇吟成。工拙皆有樂趣者

也。又誰復計其精粗。考其工拙哉。

世俗之子。多所計較。動則訾毀古人之工拙。其心嘗不曰。以工拙精粗論。古人猶在吾之下乎。不知其卑鄙瑣屑。毫不足道。如童子之燈下弄影。侏儒之場中爭奇。在自己以爲極精極工矣。在旁人視之。則意殊漠然。詩之爲道在復如此。學者愼勿誤用其心哉。

評騭詩者。貴乎解事。不然則未有不誤謬者也。若徒以精粗工拙論。則古體詩。較近體詩爲拙。較近體詩爲粗。可以廢古體。而專作近體者乎李杜之詩似乎拙。似乎粗。比較溫李西崑。似乎不及其工巧。然其價值。究爲何若。且詩至試帖。可謂工巧之極矣。句句對仗。句句調平仄。且又必限韵。又必禁重字。又必句句且題。刻劃必有精采。用筆必須烘託。且以今人。而代古人造語。代古人發意。確切時境。恰合身分。其難人也。至於萬分。其工巧也。何啻十倍。雖以李杜蘇黃之才。恐以此種種困難。亦必魚魚逐隊。而不復見長矣。然其詩何以不昌。廢科舉僅二十年。在當時得意之篇章。幾乎無人能誦。前此看皇典麗。廟堂之文。在今日視之。幾乎程不識不值一錢。工而見惡。精而被棄。豈不大可異哉。於此可見人工之不如天巧也。故敏

氏所謂似非粗粗。似拙非拙。二語。眞見道有得之言。古人境界正在此種。若以其爲粗爲拙。爲而他求。則冥行躐蹋。安能得見天日之清澈也。

夫才之長者。桓譚於細用。如大鵬無戒旦之能。巨象無騶逐之才。熊羆不較捷於狐狸。金鶚不兢擊於小鷄。其理固可想見矣。今人往往恃其才氣。掉弄小已。或不起草。或以口占。自以爲思若泉流。天供我筆矣。而不知正所以形容其弇陋也。

嚴氏又曰。學詩有三節。其初不識好惡。連篇累牘。肆筆而成。既識羞愧。始生畏縮。成之極難。及其透澈。則七縱八橫。信手拈來。頭頭是道矣。蓋作詩之甘苦。盡於嚴氏數言之中。非閱歷有得。必不能言之親切如此。吾儕初學爲詩。不求其工。不求其出色。不過急於成章而已。所希望者既少。則所以成就之也自易。言達其心。書達其言。則欣欣然自足於已。以爲天下之能事。必且盡於此矣。於是緩筆加墨。洋洋灑灑。登高而能賦。見物而能詠。排比滑澤。則自詡爲機杼之已熟。連類比物。則自詡爲記誦之已多。小談纖計。則自詡爲用心之細密。健敏辯給。則自詡爲用筆之無拖累。種種近於誇飾。似是而非之詞。皆發於本心之誠。故搔頭弄

姿。攬鏡自臧。不恤乎人言。多自信之力。此正不足爲病。不過時期使然耳。如井蛙不九語於海。夏虫不可語於冰。篤時物墟。所處之地位使之如此。本不須深怪。雖然。世之顯發爽之子。十室之邑。必有數人。始而軒然。繼而墨墨。抱可以成就之質。而坐廢於半途。旁人代爲可惜。而其人則晏然不自覺。探厥所由。未必非自信力過度　有以慢之也。若而人者其姿稟之醲粹。頭角之崢嶸。得於天實者甚至。而又門望清絕。家庭雍穆。席父兄之餘蔭。承詩書之世澤。早歲蜚聲。多過情之譽。於是所以遣其心志。託爲風雅者。則舍詩詞之外。必不肯再爲精進。至其所爲詩詞。則大異於工力之士矣。風華旖旎。豪宕自喜。專取穠豔字句。以悅俗目。而盜才人之名。至於飲食聲色。爲濟勝之具。命儔嘯侶。爲延譽之方。計則誠工。故可以久也。至於科第時代。亦有早掇取。寵光已極。文采聲華。邦家所重。以金門玉堂爲誇耀之具　所作詩篇傳誦一時。所謂登高而呼。非加急也。而聞者遠。固宜乎其遠也。故南宮秘省。出入生光。神輔西京。指揮成俗。或羽儀乎振鷺。或翩躚於羣龍。翔照日門。撫翼天池。人生之樂。亦正人生之不幸也。所謂幸者何。早歲騰達。聲華弈弈。以視由淡攄儒。老死盡氣於著述者。勝強萬

萬。得不謂之幸乎。及其長也。英華既竭　不過俯俯。文章氣節。兩無可稱。以視布衣韋布之士。反有遜色。得不謂之不幸乎。蓋詩文之道。天下之公器。苟其拙也。帝王之尊。不能必天下之愛好。如其工也。雖仇怨之人。讀之而移情。故須純任自然。而不可加以掩飾　若用一毫私意於其間。則相率爲僞。彼夫趨嚴序。趨下風。希口吻之芳音。侯眉宇之陽氣者。固善於承志。善於頌禱。無如一人譽之。十人毀之。雖有權勢。豈能止後世億兆之訕　學者寧不悟乎。

嚴氏所謂不識好惡者。亦未必盡然。人之初學爲詩。非常枯窘。心有意而筆不能達。眼前有意。而道說不出。當此之時。寤歎目信。及乎名譽稍起。聲勢稍振。清思濃采。稍有可觀。而左右前後之人。又皆不如於已。立矮人之中。固易見長。在鷄羣之內。儼然鶴立。而本心之中。未必好醜不辨。美惡易位也。顧以得名既早。姑以自欺。久假不歸。烏知非有。自問於心。雖覺有愧。窃號以娛。計亦良得。此其所以連篇累牘。肆筆而成也。豈盡不識好惡哉。

及乎交遊既廣。聞道稍深。始知六經之表。固自有人。憬然有捐棄故技。更受要道之感。往往悔其少作。而思拉雜摧燒之。有不解事之人。再取吾前此所作。爲過情之譽。則必將汗流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